

从“水清”到“和美”：美丽河湖书写“十四五”生态答卷

文雯

2026年新年伊始，厦门市观鸟协会会员柯玉坤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一度的约会”做准备。“2024年冬天，有一只迷路的黑脸琵鹭在这儿陪我们过了春节。”谈起这件事，老柯的眼睛发亮，“这是全球只有不到5000只的宝贝。”

近几年，老柯每年都会带着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相聚”。曾被称为“烂湖”的筼筮湖如今已变身“城市新客厅”，每年都会接待数万只候鸟。2023年，筼筮湖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

筼筮湖是“十四五”美丽河湖建设最生动的注脚。

2021年，生态环境部首次组织开展了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征集活动，马踏湖、新安江(黄山段)等18个美丽河湖案例入选，开启了美丽河湖建设的序幕。“十四五”时期，各地“学有榜样、做有标尺、行有示范、赶有目标”，4批141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河湖之美，更激活了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从“水质改善”到“人水和谐”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地表水水质Ⅰ~Ⅲ类断面比率从2020年的83.4%提升至2025年的91.4%。“十三五”到“十四五”，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率达成“十连升”。

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一场以“美丽河湖”为统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深刻实践。

“十四五”时期，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流域要素系统治理、统筹推进转变，着力推动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为全面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强调，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是水生态环境保护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延续和时代需求。”

什么是美丽河湖？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用三句话高度概括了美丽河湖的内涵：一是美在水环境优良；二是美在水生态健康；三是美在人水关系和谐。

2023年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明确要求抓好美丽河湖建设。

2024年，2573个河湖水体被纳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清单，基本覆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社会关注度高的大江大河。

2025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从单一水质改善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全面统筹跃升，加快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愿景。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犹如罗盘指引，让美丽河湖建设方向明晰，步履铿锵。

如果说，国家层面瞄准的是“大动脉”，在地方层面则将重心延伸至群众身边的“毛细血管”，让河湖之美可亲近、可触摸。

浙江省浦阳县浦阳江曾因水晶产业污染沦为“牛奶河”。如今，浦阳江51条支流水质全部达到Ⅲ类或优于Ⅲ类，螃蟹、石螺等对水质要求极高的昆虫重现河道。“以前河里连鱼虾都看不到，现在经常能看到鱼儿跃出水面，岸边的生态廊道成了我们健身休闲的好去处。”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浦江分局副局长黄曼说。

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踏湖区华沟村，由于马踏湖的湖水污染，河水曾臭不可闻。“前些年，水污染严重的时候，我们在河沟子里撑船，拿篙一捣，咕嘟咕嘟冒沫，气味就上来了，熏得人站不住。”村民宋利元说，“这两年村边河道的水质越来越好，



筼筮湖美景。资料图

我们直观的感受是水清了，没味了，螃蟹鱼虾回来了，蚊蝇飞虫变少了。”随着马踏湖湖区水环境的持续改善，河边的空地已经成为邻里街坊驻足聊天、孩童嬉戏玩闹的“娱乐场所”。

2025年11月，朔州市桑干河流域迎来百余只大天鹅停歇中转，朔州市的高楼大厦成为大天鹅与众多候鸟翩跹起舞的动人背景。作为山西省首个人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朔州市桑干河实现了从Ⅳ类到Ⅲ类的成功跨越，稳定保持在地表水Ⅲ类水质。桑干河山阴段湿地公园还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湿地公园，成为了一处新的生态亮点。

“十四五”河湖治理实现了从“治污达标”向“生态健康”的跃升，不仅水质指标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有效恢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总工程师王东表示，许多河湖重现土著物种，江豚等旗舰物种稳定栖息，“有鱼有草”的生态愿景逐步成为现实。

补短板破解“沉疴旧疾”

“建设美丽河湖就是一个补短板的过程，缺哪个补哪个，没有短板就是美丽河湖了。”王东道出美丽河湖建设的务实路径。

“十四五”以来，各地以“补短板”为核心，根据河湖禀赋、问题症结与发展需求的不同，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优秀案例。它们或致力于让差水变好，或专注于保好水长清，或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或统筹流域协同治理，共同绘就“千姿百态、各美其美”的壮丽画卷。

“治差水”，通过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推动河湖“焕发新生”，实现华丽蝶变。

2025年年底，江西新余孔目江入选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在2016年以前，孔目江水质还处于劣Ⅴ类。新余市扎实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2024年，全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77.21%，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BOD)达105.58毫克/升，均居全省前列。如今，孔目江已连续三年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

邯郸市复兴区拆除沿岸“散乱污”企业30余家，清除工业固废、建筑垃圾等300万吨，高标准建设园区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设施，累计投资约两亿元，高标准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最终推动邯郸市沁河(复兴区段)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并入选

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保好水”，通过强化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拧紧水源“安全阀”，守好群众身边的“大水缸”。

广东省深圳市石岩河(石岩水库)是深圳西部700多万居民的“大水缸”。宝安区以系统思维重构治理逻辑，破解围网隔离、违建林立、污染威胁困境，推动水源保护从单一隔离走向多元共治，让石岩河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及以上标准，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与铁岗水库携手，年供水能力跃升至5亿立方米。

北京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为了护好这盆清水，密云区创新机制体制成立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实现特定区域综合性执法，集中统筹行使131项涉水执法权，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的问题。多年来，密云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Ⅱ类水平。

“跨区域”，不断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保共治、协同治理。

一大早，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负责人程军一行4人就乘船与浙江省杭州市派出的监测人员在新安江街口断面会面。“两省约定每月定期开展两次水质联合监测。”程军说，截至目前，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安徽与浙江两省连续实施四轮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让新安江(黄山段)成为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典范。

截至目前，江浙沪共有19个案例入选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在此基础上，江浙沪三地高水平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同推进太湖治理，建立跨界水体巡河、管治、监测、执法“五个联合”工作机制。太湖河也顺利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十四五”以来，美丽河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保护治理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全民参与护清流

“美丽河湖建设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只有坚持因地制宜与系统观念并重、保护优先与惠民利民统一、多方协同与长效管护结合，才能让清水长流、河湖常绿。”王东说。

“十四五”以来，全民参与美丽河湖建设的氛围日益浓厚，凝聚起共治的强大合力。

在广州黄埔乌涌，由企业河长、民间河长、志愿者等组成的“河粉”志愿服务队，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吸引约700名社区居民、党员、学生参与，开展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等志愿服务150余场。“保护乌涌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看到自己清理过的河道水清岸绿，特别有成就感。”志愿者桂明池说。

浙江嘉兴有2000余名“民间河长”活跃在河湖两岸，成为河湖保护的“千里眼”“顺风耳”。邯郸沁河畔，退役军人护河队定期巡查，村民们自发清理岸边垃圾，“以前沁河又脏又臭，没人愿意靠近，现在我们看着它变美，都主动加入护河队伍，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好环境再变差。”复兴区牛叫河村村民赵子龙说。

这种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众共治的多元共治模式，让美丽河湖建设的成效更持久、更坚实。

另一方面，美丽河湖建设不仅改善了水质，更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广东广州增江通过美丽河湖建设，打造“生态留白”的河流生态廊道，沿河建设健康步道、亲水平台等设施，带动农家乐、民宿、研学基地等业态蓬勃发展。

“我们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全覆盖，家家户户的生活污水已接入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水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增江河畔的蒙花布村村支书高心亮说，依托增江的良好生态资源，蒙花布村建成民宿17家，部分民宿年收入达25万元，带动村民就业创业38人；现有农家乐11家，部分农家乐年收入高达4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创业40人。

浙江嘉兴南湖曾经水体浑浊、生物多样性差，总磷指标常年劣Ⅴ类，通过源头削减、内源清除、原位净化等措施，水体透明度从0.3米提升至0.8米，水质提升到Ⅲ类，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我们注重生态+文旅融合，举办滨水活动、赛事70余场，参与人数460余万人次，生态满意度综合得分从2011年的55.62分到2025年的89.49分，实现连续14年攀升。”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爱民介绍。如今的南湖，不仅是红色旅游胜地，更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面对“十五五”，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蒋华表示，水生态环境目标的设置将从“好Ⅲ类水质比例”向“优良水体比例”转变，加入生态指标，更能全面反映河湖的健康状态。

福建莆田：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不动产”

冬日的湄洲岛，海风轻拂过连绵的红树林，成群白鹭在滩涂上悠然踱步；木兰溪畔，清水蜿蜒，绿意葱茏，人们在岸边话家常；高新区内，企业锚定绿色转型方向，步履铿锵……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的生动图景，正在福建省莆田市全域徐徐铺展。

综合治理，描绘“幸福图景”

“以前天大雨就提心吊胆，生怕内涝，如今经过系统治理，木兰溪不仅水清岸绿，还是我们散步健身的好去处。”荔城区拱辰街道的居民感慨道。20多年来，莆田始终坚持以“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理念，一任接着一任干，让木兰溪从“水患之河”蜕变为“安全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幸福之河”。

2025年，莆田市生态环境局持续实施木兰溪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提升三年行

动，确保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稳定保持100%，同步开展萩芦溪干流生态修复。一项项务实举措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目标筑牢坚实基础。

如今提起木兰溪，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模样。水上巴士、莆田福道、十里风光带，串联起兴化古城、绶溪片区、玉湖片区等重点片区，环城生态长廊、荔枝林景观带如诗如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和远方”。

向绿而行，打造“零碳样板”

往来穿梭的电动观光车与公交车，采用新型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打造的连廊，实时监测碳排放的碳管理平台……登上湄洲岛，才真正对“零碳岛屿”示范点有了具象的感知。

全岛投入新能源公交车20辆、电动观光车269辆，北斗三号共享电动车约1200

辆，新能源公共交通比例达到100%；全岛662家民宿全部实现厨房电气化改造，513家配套使用空气能热水器；通过岛外风力发电机组输送绿色电力，岛内电力清洁化率达到67%……在滨海之畔，湄洲岛的“零碳实践”交出了亮眼答卷，相关案例亮相第27届和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向全球展示可复制、可推广的岛屿零碳发展路径。

下一步，莆田将继续深化“零碳岛屿”示范点建设，围绕建筑绿色化、园林景观生态低碳化、可再生能源利用、固废资源化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交通绿色化、运营智慧化、新型电力系统八大方面，不断探索湄洲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全域转型，激活“绿色动能”

从日常生活到工业生产，绿色理念在莆

田处处落地生根。莆田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推动工业园区与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及“无废”化改造，全方位促进工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2025年3月，莆田高新区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名单，成为福建省唯一上榜的开发区。高新区究竟藏着哪些“以绿生金”的奥秘？园区企业的“绿色成绩单”上便写着答案。百威雪津2024年节约水量58.42万立方米，碳排放量较2019年下降72%；长城华兴玻璃实现生产污水100%循环利用不外排；华佳彩通通过对各类固废进行再利用技术，固废综合利用率超95%……

一家企业亮眼的“绿色成绩单”背后，是莆田市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注脚。

未来，莆田市将不断放大“生态+”效应，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代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叶晓英

冬季的湖南省花垣县猫儿乡山谷间，连片桑园顺着山势铺开，村民撑着竹篮穿梭其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以前这里是矿山，每逢刮大风就尘土飞扬。现在村民在山上种桑树、搞桑蚕养殖，不仅矿山复绿了，大家的腰包也鼓了。”当地农户石群辉高兴地说。

近年来，湖南省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探索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废弃矿山修复之路，让昔日的“生态伤疤”逐步转化为绿色发展的“金山银山”。

摸清家底 系统治理全流程监管

“以前这里到处是矿坑，风一吹，都是灰，还总有一股说不清的尘味。”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黑坦村村民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山林感慨道。谁能想到，如今这片上下皆绿、鸟语花香、宛如画卷的地方，曾经是锰矿开采区，是矿山综合整治的重点区域。

湖南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曾长期面临底数不清、责任不明、资金分散的困境。“2021年，湖南省启动全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核查工作。”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负责人说，“经自然资源部认定未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7216个、面积10917公顷，这为我们推进矿山综合治理绘制了精准地图。”

摸清家底后，湖南迅速构建制度规范—技术标准—责任闭环治理体系，以制度赋能驱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全周期高效运行。出台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施管理文件30余项，涵盖项目策划、过程监管、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等方面，为规范项目管理、合规使用资金提供了制度保障；制定4个地方性技术规范文件，为国家相关标准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出台县域矿山生态修复地方性法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矿山生态修复条例》，为依法开展生态修复提供了坚实保障。

“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2亿元，以重大工程带动全域突破。湖南还加大地方资金投入力度，组织实施省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市场化修复。通过联动发力，省市县构建起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资金保障体系。

为保障项目质量，湖南灵活运用“平台协同+功能升级”与“全周期+全链条”管理手段，依托部省级平台，将已查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全部纳入系统，实现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全流程监管。

科技赋能，复绿焕新形成“湖南方案”

采用“藤立方”种植技术，探索“以废治废”治理新路……近年来，得益于科技赋能，湖南的一座座矿山逐步复绿。

在长沙市跳马镇龟坡，昔日的废弃矿坑重披绿装。此前，这里因采矿形成了70米高陡岩边坡，貌似一个“心”形。当地政府采用厚层基材喷播建植，以草本植物作为先锋植物实现快速复绿，结合藤本植物固土护坡功能，构建兼具景观丰富性和可持续演替能力的植物群落，有效恢复边坡自然生态系统，显著增强边坡主动防护能力，解决了岩石陡坡甚至反坡的绿化难题，为城市周边高陡边坡及无绿化可利用地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示范参考。

永州市积极探索“以废治废”治理新路，联合湖南紫金锂业加强尾砂利用关键技术攻关，政企协同构建“选矿尾砂—修复材料—土地再生”治理链条，成功利用1.8万吨选矿尾砂替代土壤，搭配抗逆植物打造“乔—灌—草”立体生态体系，实现变废为宝。相关技术成果被推广至12个同类矿区，累计节约治理成本超1500万元。

桂阳县方圆镇秀里村煤矿固废渣堆生态修复，针对57.7毫米/时极端降雨和季节性干旱特征，充分利用原始地形地貌，按照极端连续降水天气的模拟容量，设计保留水塘0.6公顷，最大蓄水深度4米，水塘边种植垂柳、水杉等耐水植物，山顶种植柏树、南酸枣等耐旱耐贫瘠植物；设计20%以上水深超过两米的水面，维系极端干旱期植被保护及农灌水源供给，形成旱涝双重防御系统。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坪塘街道，前身是坪塘老工业基地，当地摒弃常规填埋方式，构建了一套世界领先的巨型矿坑生态修复与再利用工程技术体系，开创性建设悬浮于深坑之上的欢乐雪域和欢乐水寨两大乐园，历经7年，终将废弃矿坑这一工业遗址转化为活力四射的体验式两型主题乐园。

融合发展，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湖南省推动矿山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深度融合，探索出系列“修复+”多元发展模式。如今，湖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综合治理带来的生态红利正在持续释放。

花垣县建成年处理330万吨尾渣的综合利用生产线，年产值达4.39亿元。当地政府按照“生态修复+”发展思路，依托“东桑西移”产业布局调整，种植桑蚕0.8万亩，年产值400余万元。作为曾经“锰三角”核心区之一，花垣县正在大力实施八大特色产业、50万亩规模、100亿元产值的“851工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含绿量”。

常德市西洲乡幸福村原二分场砖瓦厂旧址通过实施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让近200亩废弃地重新投入生产，80.86亩高标准农田初具雏形，既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又改善了生态质量与人居环境。

长沙湘江欢乐城所在地实现了从巨型矿坑到网红打卡地的转变。当地政府采用“生态修复+城市更新”模式，在深坑上建起欢乐雪域、欢乐水寨主题乐园，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年营收达30亿元。

从湘西花垣到省会长沙，从湘江边上到武陵山区，湖南省的矿山修复实践正书写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动态监测与严格监管相结合，强化全周期管理及后期管护监测，确保示范工程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成效提升等方面真正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湖南样板。

湖南探索具有湖湘特色的废弃矿山修复之路

陶佳 李洋